

洞
云
第

綱鑑會纂卷之二

瑯琊王世貞鳳洲編

周紀

周古公亶父所居之地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也

○文王

名昌王季之子○按謚法經天緯地曰文

紀

其先祖后稷名棄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嫄

姜姓爲帝嚳元妃大

也長也

出野見巨人跡

巨人猶言大人也

心忻然悅而踐之而身動如

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

隘狹之巷

馬牛過者皆辟

不踐徙置之平林適會山林多人遷之又棄之渠中冰上飛鳥

以翼覆之姜嫄以爲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朱子曰無

帝堯舉
為農師

公劉復
修后稷
之業周
道之興
自此始

人道而生子或以為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
也於是始收養之巨人跡之事先儒頗疑之
棄為兒時屹如巨

人之志

謂其志不凡屹然如
大人之有所樹立也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

樹猶植也
菽豆也

及

為成人遂好

去聲

耕農相

去聲

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則之帝

堯聞之舉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封于

郃

郃音台詩所謂有
郃家室是也即古

郃國在西安府乾州城西
南今武功縣是其故地也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

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西方
夷曰

戎北方
夷曰狄

復脩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保焉周道之興實自

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

豳

豳古西戎之地商末公劉所居
為豳國之地今陝西邠州是其

故地

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喻立

音喻

俞厚

毀喻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

太姜太
任皆賢
婦人

文王生
有聖瑞

閔卒子公叔祖立公叔祖卒子古公曾父立復脩后稷公劉之

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熏鬻戎狄攻之熏鬻北夷種落之號古公遂去

幽度漆沮漆沮水在沂陽縣踰梁山梁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止於岐山之下

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幽人舉國扶老携弱盡歸古公於岐下及他

旁國聞古公賢亦多歸之古公有長子曰泰伯次曰虞仲其妃

大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列女傳謂太姜太王娶以為妃生泰伯仲

雍季歷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王

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預太任季歷娶以為妃太任之性誠一

端莊維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子而生文王此皆有賢行也太任生子

昌有聖瑞太任王季之妃文王母也正義曰尚書帝命驗云季秋之月甲子赤爵啣丹書入于鄧止于昌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不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

遵后稷
公劉之
業

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此蓋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

欲立季歷以傳昌

按史記占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

二人乃亡如荆蠻

荆蠻在楚

越之

文身斷髮

文身刺其身而以丹青塗之示不可為君也斷剪也

以讓季歷古公卒季

歷立是為王季脩占公遺道篤於仁義諸侯順之王季卒子昌

立是為西伯即文王也

按文王龍顏虎眉日角鳥鼻身長上尺有四乳聖智慈理也

編西伯為世子時朝於王季日三問安視膳

管胥臣曰文王在毋不憂

弗煩事王

不怒敬友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諸弟

及即位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

王季之法

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伯夷叔齊在

孤竹

孤竹故城在乎州盧龍縣南姓墨氏伯夷字公允叔齊字公信

聞西伯善養老往歸之小顛閔天

散宜生鬻子辛甲之徒皆往歸之

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殷臣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周

西伯陰
行善
虞芮實
成

歸文王
者四十
國

召公與諸賢之告於文王親
迎之以爲公卿後封長子

○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獫狁以衛中國西

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

虞芮之君

虞芮二國名皆在平陽府

相與爭田久而不平

乃相與朝周入其境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撓

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吾之所爭

周人所耻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何往爲祇取辱耳遂還俱讓

其田而不取漢南諸侯歸者四十國

胡氏謂四十國之疆土未必爲文王有而四十國之諸侯四十國之

人心則歸

文王矣

諸侯以西伯爲受命之君以是年爲受命之年

按史記注受命受西伯之

命非稱王也愚謂受命乃受天命耳所謂宜王而不王者也

胡宏曰

君子小人之不可相處如水火也文王大聖受辛大愚乎惟文王致紂敬信得專征伐紂雖名爲天子其實與天下諸

侯及萬民均在化育之中矣此文王受命之實也先儒不識天道乃以改元稱王爲受命陋之甚也

寡人固其主矣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於是歸之者三十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西伯以服事殷終身不貳

二十祀西伯嘗寢疾

五目而地動東南西北不出四郊有司請曰臣聞

不出國郊請移之西伯曰柰何其移之也對曰典事動衆以增國城其

可移之西伯曰夫天之見妖以伐有罪我必有罪故天之罰我也伐又

與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謂世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

吾罪也不可無何寢疾病三者道之所以止也世子再拜受教西伯昌薨

下見皇王大紀九年壽九十七既薨子發立是為武王

胡雙湖曰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

至德也已矣史乃謂其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毋乃以小

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乎愚嘗讀周頌至太王實始翦商讀魯論至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未嘗不慨後之論者皆不能不以辭害意也

蓋太王當禪甲之時去高宗中興未遠也翦商之云太王非但不出

於口亦決不萌於其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下以望其

國祚之綿洪焉豈有一毫覬覦之私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

伯不從遂迺荆蠻則是太王固已嘗形之於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

四

綱鑑

卷二 周文王

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言果皆得其實乎抑尚有別議乎太王非有剪商之心

交王身公齊家之化

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詩稱實始翦商特謂王季文王之立由於太王以至武王有天下推原其故則翦商實自太王始爾非謂太王真有翦商之心也夫文王雖大聖諸侯也紂雖工愚天子也安得以諸侯而有天子三分有二之天下哉縱使果有之以紂暴惡肯容之乎以崇侯虎之驚害乃不譖毀之乎此必無之事也而夫子有是言者特以文王之聖道化所及極其形容之廣云爾豈謂天下三分有二之版圖誠歸之於周哉○按朱子謂關雎等五詩皆后妃之德關雎舉其全体而言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已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其詞雖主於后妃然其實則皆所以著明文王身修家齊之效也

○武王

名發文王之子○按謚法克定禍亂曰武

紀 丁卯二十有一祀發卽西伯位以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旦武王之弟也召公奭畢公高皆姬姓也之徒皆左右武王率脩文王緒業

歐陽氏曰

書之泰誓稱十有一年說者因以謂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喪二年并數之爾遂以西伯聽虞芮之訟謂之受

命以為元年此妄說也古者人君卽位必稱元年常事爾不以為重也後世曲學之士說春秋始以改元為重事然則果常事與得不足

問西伯不稱王乃以受命之年為元年人君即位宜改元今如此是再改元矣果然歟否歟

白魚入

道也果重事與西伯即位果改元矣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聽訟遠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西伯以受命之年為元年者妄說也後之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誣矣○愚按此當以泰誓為據泰誓者武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爾史遷作伯夷傳載父死不葬之事果足信乎

三時商紂無道九年武王東觀兵至于盟津

盟音孟孟津古渡名在河南府周武王伐紂師渡孟

津即此按書但言武王觀政

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魚者介鱗之物乃兵象也

于商初未有觀兵于商之事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

役于下至於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魄

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安定之意鳥為孝鳥武王卒父

大業故烏瑞臻赤

蔡放

師尚父佐武王東伐乃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揖後至者斬

遂至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

周監

周武王

二

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而歸

朱子曰

文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爲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

澤未亾磨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伐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惟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爲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之說大爲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天人王
伯之分
在此

文武之
心未嘗
不同伊

川深見
文武之
心伊川
非為存
名教而
發人所
行便是
名教

蔡氏曰孔子以為武王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
協君也程子曰此事問不容髮一日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
日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而後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
觀兵而後伐紂謬訛相承展轉左袒後世學者遂謂實然而使武王
蒙千百年勝君
之惡嗚呼惜哉

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囚箕子殺王子比干箕子比干皆紂叔父**太師疵**

少師彊抱其樂器而犇周犇音奔走也謹按史記訂正舊史作微子抱器歸周非是**於是武王徧告**

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伐乃東伐紂

紀十一年書泰誓作十有三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陳師****牧野**牧野

古地名在衛輝府城南陵西北朝歌之南**商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

師尚父與百夫致師致師致其必戰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以大卒馳於紂師紂**

師雖衆皆無戰心武王亟八紂師皆倒兵不戰以歸武王謂倒以戈柄

授人而反自攻其後也本
喻人自攻其党曰倒戈
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走反入登於鹿臺

之上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斬妲己於是諸侯尊武王為天子

按史記謂武王入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
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通鑑因之謬妄甚矣故削而不錄嘗聞楊升菴
曰賈子言紂死棄王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
守之猶不止也此近事實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有此說

方正學曰

牧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
但曰壹戎衣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諱故不忍書也他書

謂紂自焚死意為近之蓋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讐宿怨特為民去亂
耳使紂悔過遷善武王必不興兵而踰孟津及紂兵已北使紂不死
而降武王必將封之以百里之邑俾奉其宗廟必不忍加兵於其身
也况紂已死乎吾意武王見紂之死不踊而哭則命商之羣臣以禮
葬之矣豈復有餘怒及其既死之身乎遷史乃謂武王至紂所三射
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此戰國薄夫之妄言遷取而信之謬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

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及武王伐紂載西伯木

問夷齊
諫武王
曰父死
不葬爰
及干戈
泰誓曰
惟十有
三年大
會于孟

淨信史則聖人未嘗有十三年不堊親之理信書則夷齊義士必不虛言以誡武王抑或有別說乎二者道悖而同

主以行代紂乃繼父志故夷齊叩馬諫曰父死不堊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義人也扶而去之至武王定天下天下宗周夷齊耻之不食周粟遂隱于首陽山首陽山在蒲州東南三十里即禹貢雷首山也

劉道源曰

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二者意殊志戾蓋言湯武所以懼後世之

爲人君者辨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爲人臣者道悖而同歸雖萬世無獎焉○陳永嘉謂武王太公忠一時之無君伯夷叔齊恐萬世之無君此義皆並行而不相悖也意與此同

呂東萊曰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

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已之非而易天下之幸矣不可也然伯夷則不之恕也

百之無
君伯夷
憂後世
之無君

問太公

伯夷皆

當世大

老也所

見不同

何與

武王反

商政

聚財發

表間封

思

瞿昆湖曰

嘗謂夷齊叩馬而諫雖無能挽牧野之師而其嚴詞正義

之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其清風高節使人至今猶望之歛歛焉

羅景倫曰

太公之鷹揚伯夷之叩馬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太公處東

厲世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故各為世辨大事可謂無負文王之所

養矣使伯夷出而任太公之事則太公亦必退而為伯夷之事所謂

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

管國名管叔鮮封于

蔡叔度

蔡國名武王封弟叔度于蔡成

相紂之子武庚治殷已而命召公釋其

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客之間

商客賢人為紂所貶退處私室

命南宮括散

鹿臺之財

鹿臺在大名府清縣西五十里紂築以聚財

發鉅橋之粟

鉅橋在衛輝府淇縣

以賑貧弱

隸命南宮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九鼎周貢金九牧鑄九鼎以象九州

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武王遷之成王定之于郊鄠秦昭王取之

即武王所封者有石題設太師比干之墓命宗祝饗祠于軍王乃罷兵西歸微子膠鬲皆委質為臣殷人咸

生者乎王之於仁賢也人者○四月

王來自商歸馬華山之陽華陰今放牛桃林之野桃林今自陝西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

塞倒載于戈包之虎皮車用衅音累牲血而藏之府庫示天下不復用

樂記見武成

呂東萊曰天下之責萃于一身天下何與於武王而武王為之若是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忍也是以放牛歸

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武王何與焉蓋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

紀已卯武王踐位諸侯受命于周尊武王為天子王始改正朔正朔如夏以斗

建寅之月為正平且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夜牛為朔以建子月為正月色尚

正鵠鳴為朔周以斗見子之月為正夜牛為朔以建子月為正月色尚

赤服以冕乃祀于周廟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者曰文

王因定謚法禮曰謚以尊名故諱各立謚柴於上帝望於山川大告武成柴望祭各

之成也

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為子

孫恒恒常也者乎師尚父對曰黃帝顓頊之道在丹書有之曰敬勝怠者

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九事不強則枉朱子曰強者以力自矯之

謂若猶其所偏不自矯持則終於枉而已弗敬則不正枉者廢滅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

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

席之四端及几鑑盥盤楹杖帶屨觴豆戶牖劔弓矛各為銘焉宋

戴禮王聞書言為戒書於席四端為銘几銘曰安樂必敬無台可悔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所監不違視爾所代鑑銘目見爾前虛爾後鑑銘

尚父陳
丹書
藏約行
侍
同言書
銘